

## 掏蜜蜂

□顾贞贞



以前一到春天,孩子们必不可少地去掏蜜蜂。

那时候,村子里有不少土坯老屋。在老屋那些没扛住风化的外墙上,有着许多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小缝、小窟窿。这些小空间特受蜜蜂青睐,它们稍加打理,就成了一个可以憩栖的窝。

开春后,老屋四周的油菜花、草籽花有着梦幻般的蓬勃、浩荡与希望。这时,村子里最热闹的当数采蜜的蜂群和竞相掏蜜蜂的孩子了。

掏蜜蜂,那是可以消磨一下午的乐趣。守在土墙旁的孩子们,左手拿着各种有开口的大小玻璃瓶,右手捏着根细长而有弹性的笞帚丝,睁着乌溜溜的眼睛。等到那些在花场吃饱喝足,还带了两篮子“货”的蜂儿开始陆续飞回,靠近窝洞时,孩子们的视线也像是长出了一对薄薄的翅,在

满墙的洞眼边,上下左右,轻快地打着圈。

每个小一点的孩子去掏蜜蜂,都是由大孩子带入门的。在村子里,很多孩子都是沾亲带故的。当然,能够教会新手掏蜜蜂,也是大孩子们吹牛、炫耀的资本,那得意的神情与快乐劲儿,真是不知愁为何物。

时至今日,我依然清晰记得当初在表哥的带领下,第一次与小洞里的蜜蜂四目相对的样子。那是一双金灿灿的警觉的眼,我好奇地盯着它,鼻尖在土墙上蹭了一鼻子灰。它也盯着我,忽然往前动了动,我猛地像弹簧似的弹离了墙体,那可是真怕,怕它会蛰瞎我那双常被夸的水灵灵的大眼睛。

有个别贪吃的蜜蜂,回来比出去时身形大了一圈,怎么也钻不回原先的洞,只能挨着土墙,嗡嗡大作,四处打量。好不容易找着个可以挤进去的

洞眼,可却又迅速退了回来,像是受了什么惊吓似的飞出去老远。这时候,有经验的大孩子就会跑过去,一边还嚷嚷着:“别人家的门,不要乱串。”不用看,这洞里一定有其他蜜蜂,运气好的话,能掏出一双来。

我特别喜欢让表哥给我掏这种贪吃的蜜蜂,一是身形胖乎乎的可爱,二是显得笨拙,更容易得手。所以,我会盯紧那吓飞出去老远的它,可不能不留神让它使出蜜蜂界的“隐身大法”,忽地隐入墙中,不见了。

终于,看见它扭来扭去挤进了一个洞眼里。小伙伴们都涌了上去,表哥一个箭步,一伸手最先占领了洞眼,其他小伙伴们只能退开,继续去守其他洞口。只见表哥弓腰低头、独眼龙似的往洞里张望了下,随后就用空玻璃瓶口斜对着洞口,半捂着。他拿着笞帚丝,从孔洞的挨边处伸进去,先是轻轻地挠,要是挠不出来,就慢慢地捅。要是还是捅不出来,那就再小心翼翼地撬。总之,要把蜷缩在洞里的蜜蜂给“骚扰”出来。

这个过程有时很短,短得眼睛还没眨两下;有时又很长,长得像洞里蜜蜂发出的急躁哼哼声,让人不耐烦。当然,同样是不耐烦,最后基本都是蜜蜂败下阵来。这时,表哥将拿笞帚丝的右手迅速抽回来,左手马上将半捂洞口的玻璃瓶口完全摁住,封死出口。这只“肥仔”不按常理出牌,愣头愣脑的竟是用圆滚滚的屁股吃力地拱出来。带着那滑稽的样子,它顺势掉进了瓶子里。还没等它反应过来,表哥便快速盖上那个用剪刀绞了两个洞做透气孔的橡胶盖塞。他又一次胜利地朝着伙伴们晃了晃手里的瓶子,而我则满心欢喜地看着他,好似我拥有着这世上最好的哥哥一样。

后来,我学会了怎样掏蜜蜂,可技艺不精,常有失手。有时手速不够快,又躲闪不及,被惹怒了蜜蜂会毫不犹豫地给我一针。有时呢,又被瓶里诈死的蜜蜂骗开了瓶盖。看着瓶子里蜷缩着小小身子、屁股抱得紧紧的一动不动的它,我心生怜悯,把它倒出在手心。它却忽的满血复活,屁股一弓,偷袭成功。蜜蜂飞走了,留下个慌忙扔掉瓶子、哭丧着脸的我。不出意外的话,今天回家大人又会“教训”一番,然后帮着挤出蜂刺,再用盐巴在伤口处抹一抹,那滋味别提有多“爽”。

只是,好了伤疤忘了疼,该怎样还怎样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老屋的泥巴墙早就不见了,家乡的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,也难再见到钻洞眼的蜜蜂和掏蜜蜂的孩子了。只是多年后回想起来,岁月对于儿时来说,是慷慨的,因为那时有太多可以絮叨一辈子的幸福:比如,油菜花旁若无人地泛着金黄,我有一双看见蜜蜂进墙洞,便跟着明亮起来的眼睛……

## 热闹的院子

□周波

老家有个院子,是院内居民的“众家道地”。虽然不大,但在人口稠密、惜土如金的小城里,是块稀见的“宝地”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那欢闹的场面、热心的邻居、嬉笑的趣事……还屡屡钻入我的梦里。

院子像一个操场,四周摆放着几口露天水缸,地面是用石板铺成的,过去是大户人家的住宅。后来,陆陆续续搬进了七八户人家,还有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孩子。在那个没有电视电脑也不用学钢琴奥数的年代,院子就是我们小孩的最爱,也是我们的“天然舞台”。

冬天,我们早早地放学回家,各自搬来桌椅到院子,一面享受着阳光的滋润,一面做着家庭作业。不到半小时,作业做完了,开始在院子里玩起了各种各样的游戏。那院子里一排排竹三脚架和架上的竹竿,还有竹竿上晒着的被子毛毯等,成了我们捉迷藏的天然屏障,你藏我找,钻来窜去,玩得不亦乐乎。要是一不小心,弄脏或碰翻了三脚架,大人也不会责怪,只是七手八脚地扶起倒地的三脚架、竹竿和被子毛毯,拿湿毛巾擦掉我们弄脏的地方搭在竹竿上接着晒。

最难忘的是夏天夜晚。当太阳慢慢西下时,刚下班的男主人们先行动起来,用铅桶打来井水,洒在院子的石板地上,驱散曝晒一天后的热气。然后,各家各户互相招呼着,手拿肩扛,搬出桌子椅子,在自己圈定的领地里一一摆好。接着,经过精心准备的七大碗八大碟就上来了,你可别小看了这一桌菜,它是家里的一个门面。你瞧,院子里七八桌一字排开,四五个人围坐在自家饭桌喝酒吃饭,七嘴八舌,好不热闹。总有几位主妇找借口,抵近侦察人家桌上的“下饭”,嘴里说着:你家的“下饭”比我家好多了。心里却是盘算着明天放点“血”,买几样如肉啊、鱼啊之类的荤菜,好在这里显摆显摆。此时,也是我们小孩最开心的时候,吃着吃着,突然一骨碌地下了椅



子,窜到邻家饭桌,津津有味地吃着人家的菜,还天真无邪、口无遮拦地评头论足,常常惹得大人们哄笑不已。

“晒霉”的日子,是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光。各家各户不但把要晒的书籍、棉袄和毛衣等放在日光下晒晒,更是把陪嫁的嫁妆从压箱底里寻找出晒在院子的醒目处,以吸引众人的眼球。满满一院子的“私家财产”,品种众多,像个小型展览会。有个我们都叫她“二宝妈”的,可能娘家是个“大户人家”,晒出的陪嫁衣料中有带毛的皮夹克,还有漆黑漆黑的毛呢大衣,一看就是个好东西。而“二宝妈”也特热心,不厌其烦地“直播”这些“稀罕物”的贵重之处及来源,滔滔不绝,手舞足蹈,院子里都是她的欢声笑语。

俗话说:远亲不如近邻。院子里谁家有了难处,不用讲大家都能看出来,于是有主意的出主意,有门路的找门路,都当成自家的事。哪家的大人工作忙来不及做饭,他家的小孩都会被邻居领走,填饱肚子后蹦跳着去上学。有人考上大学,那是全院子人的自豪,全院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后来,这一带老房子拆迁,院子也被高楼“挤”没了。如今,当我拘束在楼房里,欣赏着大屏幕高清电视里的精彩情节,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,心里总觉得有些孤独,总觉得缺少一些生气勃勃的东西。也许这个时候,我在想念那逝去的时光,想念经常出现在我梦里那“热闹”的院子。

第7182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